第十五期

主編:潘耀明



(香港作家 聯會 主辦機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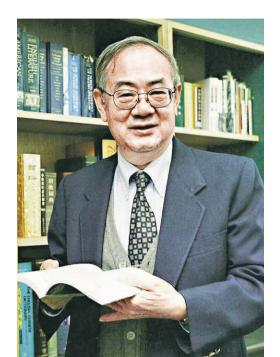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 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緬念現當代文學重要推手劉紹銘



2023.1.26 星期四

▲著名現當代文學學者、教育家、翻譯家和作 家劉紹銘教授。(明報資料室)



▲劉紹銘(右)於《明報月刊》三十五周 年誌慶活動中與高行健(左)晤面。左二 為潘耀明。(明報月刊資料室)

▶潘耀明與劉紹銘多年相交,常邀得劉紹銘參與其舉 辦的文化活動。圖為二〇〇一年《明報月刊》三十五 周年誌慶,明報企業主席、《明報月刊》社長張曉 卿,《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與應邀顧問 嘉賓向大家祝酒。左起:潘耀明,時任香港嶺南大學 翻譯系講座教授劉紹銘,《明報月刊》前總編輯胡菊 人,張曉卿,二〇〇〇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 建,時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 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系客座教授劉再復,時任香港 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張灝。(明報月刊資料室)

編按:著名現當代文學學者、翻譯家、作家、嶺南大學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劉紹銘一月四日離世,享壽八十八歲。劉教授曾與臺灣大學同學白先勇、 李歐梵等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翻譯《一九八四 》、《動物農莊 》,主持翻譯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 》,致力於現當代文學的保存、傳播和研究, 在翻譯和跨文化傳播領域貢獻巨大,本版特此製作專題以表悼念。《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潘耀明與劉教授他鄉相知於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聚會上,曾同遊威斯康辛大學,獲劉教授招待,自始公私來往、文緣不絕,更差點成就了劉教授未竟的事業。劉教授的學術同路人陳子善教授縷述二人 多年研究文字交往、賞識提攜滴點,側寫劉教授的神貌風範,情感深厚,讀之動人。專題還附上劉教授的人生小語、生平及照片,共同追憶這現當代文 學的重要推手。

劉紹銘的香港情懷

席間,也許同樣是來自香港的原故,劉紹銘主動找上我聊天,我們用香港廣東話交談,倍添親切……這趟威大之行,才認識到劉紹銘是一個 很有個性的人。後來劉紹銘在香港嶺南大學執教鞭,來往較多,發覺他是一個頗有香港情懷的人……也真希望「劉紹銘總也不老」……

與劉紹銘教授相交,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 參加一九八三年度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The University of Iowa) 活動。那年深秋,聶華苓在家舉辦一次 華人作家盛大聚會,除了與會的華人作家吳祖光、 王安憶、茹志鵑、陳映眞、七等生及筆者外,還邀 請了來自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劉紹銘、來自加州的 葉維廉伉儷等,還有諳懂中文的韓國詩人、漢學 家、在愛荷華大學做訪問學者的許世旭教授一家及 海峽兩岸留學生

席間,也許同樣是來自香港的原故,劉紹銘主動 找上我聊天,我們用香港廣東話交談,倍添親切。 那年冬季,他讓我到威斯康辛一敍。他說由他出 路費及安排住宿

一個很有個性的人

威斯康辛大學的冬天比愛荷華還凜冽,雪花紛 飛,給這所公立常春藤大學披上白皚皚的銀妝。威 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校區比起愛荷華大學還要



大,威大的文理學院名氣頗大,涵蓋了文學、人類 科學、自然科生物和社會科學等領域。抵埗當晚, 劉紹銘請在一家西餐廳吃牛扒。我們一面鋸牛扒, 他侃侃談起在美國當文科教授的艱辛。說在美國文 科教授收入很低微,與香港大學同等教授薪酬比 較,可以用「雞肶與牛肶」形繪之。他老人家是拿 他的稿費收入來請客,靠一份微薄的薪酬根本請不 起吃牛扒,他這一番話,讓我一壁鋸牛扒,另一壁 絲絲縷縷的負疚感從脊背油然而生。

因我在威大只逗留一天一夜,我來之前已與同在 威大的東方語言及歷史系的周策縱教授通了電話, 讓劉紹銘代約一晤。劉紹銘聽罷爲之愀然作色,說 他與周策縱平素沒有來往,他只可負責把我載到周 策縱住家門口,其他便不管了。事後我才知道他與 周教授之間有齟齬,到底肇因是什麼,到現在我也

因這趟威大之行,才認識到劉紹銘是一個很有個 性的人。

一個頗有香港情懷的人

後來劉紹銘在香港嶺南大學執教鞭,來往較多, 發覺他是一個頗有香港情懷的人。

早年我爲他重版《吃馬鈴薯的日子》(香港三聯 書店),後執編《明報月刊》還刊登《舊時香港》 等一些文章,前者是記敍他童年在香港做學徒及刻 苦求學的艱辛,後者是寫五十年代香港前塵往 事 —— 從睇相誌事的火水燈看相,到飛機欖小販 的拋欖絕技,乃至半文半白的西片「傳譯」、拍屁 股的「艷情小說」……,前塵往事,歷歷躍然紙 上。相信中年或以上讀者讀後無不撫首低迴。

劉紹銘爲文,喜歡旁敲側 擊、攻其側鋒,用的往往是 曲筆,不像五四以來的新文 學文風,後者「股味」和用 情都太重,使人讀後懨懨欲 睡。自從他由阿美利堅跨海 進入香港高等學府,享受優 渥待遇,離「吃馬鈴薯的日 子」遠矣,難得是他仍能筆 耕不絕。在《明報月刊》和 《信報》讀到他的小品或讀 書札記,不失幽默的筆調, 也許劉紹銘在香港高等學府

浸淫得久,文章比過去更老煉,火候當然也蠻足 的,似乎少了一份過去近乎頑皮的調侃。

▲ 上圖:劉紹銘主持 翻譯的《中國現代小

說史》在現當代文學

研究與推廣上有劃時

馬鈴薯的日子》記述

劉紹銘童年在香港做

學徒及刻苦求學的艱

辛。(資料圖片)

被擱下的回憶錄

劉紹銘寫夏志清「拒絕見風轉舵,曲學阿世」, 所以有「夏志淸總也不老」之說。劉紹銘認爲夏志 清旺盛的生命力,靠的是「restless」的文學基因。 當然,作爲劉紹銘的讀者,也眞希望「劉紹銘總也 不老」。想不到之前他還通知《明報月刊》編輯, 他正在寫回憶錄,希望在《明報月刊》刊登。後來 從舒非口中得知,據他的夫人司徒女士說,回憶錄 只開了筆,便因身體不適擱下,令人深感遺憾!

劉紹銘的好友兼酒友戴天已先一步升仙,相信他 們在天國重逢,把酒言歡,一點也不會寂寞。

(作者爲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 輯、本版主編。)

痛悼劉紹銘先生 ___

這大概是劉先生第一次參加內地的學術會議。後來,我常與他和林行止先生、董橋先生等在港歡聚,每年至少一二次…… 與劉先生交往過程中,有不少事值得一記,但其中有三件,我一直銘記不忘,心存感激……

6

爱玲小馆

S ARANA

元月四日清晨,復旦大學陳建華兄發來噩耗:劉紹銘先生謝世 了!這眞是晴天霹靂,我幾乎呆住了。

記不起何時認識劉先生的,不是在香港就是在上海吧。記得我們 還一起在太原參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年會,劉先生住在二星級賓 館的「總統套房」裏,早上喝小米粥,他都覺得很好奇。「總統套 房 , 晚上蚊子很多, 同去開會的許子東兄還上街爲他找蚊香。這大 概是劉先生第一次參加內地的學術會議。後來,我常與他和林行止 先生、董橋先生等在港歡聚,每年至少一二次。而他與在港的美國 威斯康辛大學校友也常歡聚,他的學生呂宗力兄是我昔日同事,因 此,我也有幸好幾次叨陪末座。這些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中國現代小說史》與《愛玲小館》出版

劉先生是著譯等身的學界前輩,他的《二殘遊記》和《吃馬鈴薯 的日子》,他翻譯的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他的《曹禺論》和一 系列散文、雜文及評論集,他爲香港「天地圖書」主編的現代散文 和當代散文典藏系列,海內外皆有口皆碑,不脛而走。而我只是一 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後生研究者。和劉先生每次見面都有說不完的 話題,都有許許多多問題要向他請教。他很健談,又風趣幽默,說 起夏濟安夏志淸兄弟,更是如數家珍。劉先生主持翻譯的夏志淸先

生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個內地增刪本,是 我安排出版的,得到了夏先生和劉先生的鼎力支持。 不料書出時出版社疏忽,封面竟漏印劉先生大名,我 忙向劉先生深深致歉,劉先生也就釋然。

與劉先生交往過程中,有不少事值得一記,但其中 有三件,我一直銘記不忘,心存感激。第一件事是九 十年代後期,劉先生得知我的職稱問題尚未解決,大 爲不平,不止一次對我說:「子善,你來嶺南拿個博 士,誰還敢說三道四?」可是我懶懶散散,未能應 命,有負劉先生的厚望。

第二件事是劉先生對我的張愛玲研究一直表示欣賞 和支持。他自己就是傑出的張愛玲研究者,他寫關於 張愛玲的書,我案頭必備。所以,他對我發掘張愛玲 的史料十分贊成,一再在文章中表揚我,還開玩笑地 稱我爲張愛玲「護法」,使我很難爲情。二〇〇〇年,他在嶺南大 學主持「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特意邀請我參加, 使我得以有機會首次見到夏志淸先生。後來我又關注「海派文 學」,企圖「重繪上海文學地圖」,同樣爲劉先生所肯定。我在台 灣出版《上海的美麗時光》一書,劉先生欣然同意把他寫的對我的 書評〈迪昔辰光〉作爲代序。我參與主持北京海豚出版社的「海豚 書館」書系後,提出爲劉先生編一本《愛玲小館》(《愛玲小館》 是他寫張愛玲的一篇文章的題目),他很高興,尤其對這個書名表 示滿意,這應是他寫張愛玲的最小巧玲瓏的一本書。

高情貽贈張愛玲信箚

第三件事,那年香港新亞書店首拍一通張愛玲信劄,我參拍,鎩 羽而歸。這事林道群兄告訴了劉先生,劉先生馬上致電我:「子 善,何必花那麼多錢去拍?我送你一封。 」這怎麼可以呢?劉先生 堅持道:「我們是做研究的,不能單以金錢衡量。我送你這封張愛 玲的信,作爲對你研究張愛玲的一個獎勵,千萬不要推辭,否則我 不高興了。」他老人家說得我無言以答。因我返滬在即,爲恐郵寄 出錯,約定下次到港走領。半年多以後,我再次到港,林行止先生 賜宴,劉先生親自攜張愛玲一九九三年一月六日致他的中文信一

通,當面相贈。如此厚禮,如此高情厚誼,我卻之不 恭,受之有愧啊。

新冠以前,北京「活字文化」擬出版新的夏濟安先 生的文集,找到劉先生徵求他的意見,劉先生點了我 的名。由於新冠,此事拖延了下來。而今劉先生已經 遠行,我一定不負劉先生的囑託,與幾位年輕學者一 起編好夏濟安文集(暫名),以慰劉先生在天之靈。 謹以這篇小文紀念我敬重的劉紹銘先生。

(作者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敎授。)

◀作者參與主持北京海豚出版社的「海豚書館」書系 後,提出為劉紹銘教授編一本《愛玲小館》,劉教授對 這個書名表示滿意,這應是他寫張愛玲的最小巧玲瓏的 一本書。(陳子善提供)

語

蘇格拉底因「妖言惑衆」入罪,被判服劇毒hemlock而

這位古希臘哲學祖師爺爺,在離開人世前最後一刻,以行 動實踐了「吾道一以貫之」的精神。

死。在毒藥還沒調配好前,他利用空檔學習用長笛吹小調。

旁人怪而問之:「你快要死了,還學這玩藝幹嗎?」

劉紹銘

以此引申,一息尚存,不應忘本分。死囚受刑前吃最後晚 餐,也是一種要盡的本分,不能藉故推搪。如果點的菜是魚 翅,得堅持要有浙醋調味,不能因為快落黃泉而馬馬虎虎。

(原載《明報月刊》二〇〇〇年六月號)

劉紹銘牛平

著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者、教育家、翻譯家和作家。

一九三四年七月九日生於香港,筆名二殘、袁無名,在聖類 斯中學(小學部)畢業,中一上學期後失學,唯有一邊當印刷 學徒,一邊讀書看報,之後到當時位於荷里活道的民生書局賣 書,公餘自修中英文。一九五五年入讀北角達智英文專科學 校,翌年中學會考及格,獲臺灣大學外文系取錄,之後曾留學 美國,一九六六年得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 任教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夏威夷大學、美國威斯 康辛大學、香港嶺南大學。二〇〇四年於嶺大退休,二〇一八 年,獲嶺大頒發榮譽文學博士。

寫作生涯方面,十六歲開始寫作,文稿先發表於《新生晚 報》及《香港時報》,臺大讀書期間曾投稿《聯合報》和《中 央日報》,以稿費自給自足。一九五九年,他與臺灣大學同學 白先勇、李歐梵等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到美國任教職後從 事翻譯,上世紀六十年代起先後翻譯過以撒・辛格、叟爾・貝 羅、奧維爾等名家作品,包括《一九八四》、《動物農莊》 等。也主持翻譯過夏志淸英文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影響 深遠。

此外,他更是研究作家張愛玲的重要學者,著有《到底是張 愛玲》、《張愛玲的文字世界》、《愛玲說》等。

二〇二三年一月四日離世,享壽八十八歲。

(資料來源:明報、明報月刊資料室)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 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萬花筒】

主編:潘耀明

為什麼文科「消得人憔悴」?——●何懷碩

編按:將文學藝術錯置,與科學、政治、法律、經濟等放於「學術地圖」同樣的地位,令我們對文藝有了錯誤的認識,亦使文藝在實際物質的當代生活變得愈發飄渺。作者讀《明報月刊・明月灣區》 二〇二二年七月號「學苑春秋・師說師文」有感,遂寫此文為文學人打氣,為文藝界與文藝教育界長期誤解糾正與改革建言。作者以清晰的思路去解釋文藝,後再指出人文修養如何帶來文化復興。

《明報月刊》從六十年代創刊,我輩由讀者到作 者,與《明月》共同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全球以及中 國兩岸三地空前劇烈的風雲變色。

二〇二二年七月號起,《明月》每期增加《明月 灣區》附冊,首期「學苑春秋‧師說師文」中三位 大、中學中國文學教師大吐苦水:因爲文學科沒有 理工科大好的出路,而不斷萎縮、沒落,感慨萬 千。選修文科學生人數逐年銳減,導致文科地位下 降,也打擊了文科教師的自尊,甚至飯碗不保。這 是文學、藝術、人文學科、人文價值在當代空前的 困境。

這個困境其實不是新鮮事,只是工業革命以來這 個困境不斷加劇、加深。十八世紀劍橋學者還有 「重人文,輕科學」之高論;二十世紀中葉便有人 着意翻轉局面。我們自少常見天下父母阻止子弟選 讀文學藝術科系,就爲擔憂他們未來的出路。兩代 人各不相同的「愛心」常演爲矛盾,甚至釀成許多 大小悲劇,中外皆時有所聞。

討論人文與科學對壘的危機,最有名的有上世紀 六十年代,出身劍橋的物理學家史諾(C.P. Snow,一九〇五——九八〇)提出「兩種文化」 的議題。欲知其詳,讀者請讀今日人在香港的中文 大學前校長、高齡八十有七、著作等身的金耀基教 授那本流瀉慧思與詩情的名著《 劍橋語絲 》(最早 出版於台北商務一九七七年,近年香港商務多次再 版),書中對此有極精要的論述,此處不贅。

香港三位中文教師所提示文 科的「困境」雖不同於史諾 「兩種文化」的「危機」,不 過,也同爲兩種文化的糾葛與 角力。但史諾之後六十多年來 世局的變遷, 文科的命運更加 蹇連。全世界在近現代歐美霸 權文化的裹挾、誘導之下,急 速民粹化與商業化。這兩個趨 勢摧毀了過去人類最珍貴的文 化價值。因爲西式民主逐漸變 質、敗壞;科技獨大,藝術變 性,欲望放恣,因之價值崩 潰,文化沉淪。當前的時代環

境,已沒有人文與科學爭論的餘地,那些有助於獲 取權力與商業利益的實用學科已毫不猶豫地輾壓人 文學科而顧盼自雄。

廿一世紀以來民主衰敗,科技膨脹,激發了大衆 化(民粹)與商業化(功利),人文藝術急遽萎 縮。多數人(大衆)歡呼,少數人哀歎。忽憶「利 欲驅人萬火牛」這句詩,宋朝的陸游超前有此感 慨,令人吃驚。超過半個世紀以來,人文藝術完全 被美國當代文化所顚覆而異化,而且被轉變爲鞏固

霸權的工具,當作文化「認知作戰」的利器。真正 的人文藝術,過去世代各國的大文豪、思想家、歷 史學家、小說家、大畫家、作曲的大音樂家……漸 漸凋零而再無替人。很可驚,我發現沒有人哀歎。 媒體分化,劃地稱王,大師少師,正是「歲月靜 好」。崇高、創造(不是枯燥、難懂)的文學、繪 畫、音樂、電影……都已被娛樂、感官刺激、神 怪、逗趣發噱的商品藝術所取代。

藝術的真義到底是什麼?

新世紀元年,遠離塵囂,卜居台北邊緣潭畔。使 我醉心的文學、藝術竟快速花果飄零,因而教我從 頭反思:「藝術的眞義到底是什麼?」藝術的失落 何以至此?二十年來我用心叩問,寫而未成。

有一日,福至心靈,我竟然發現一件事,正是它 使我們對藝術發生誤解。原來我們在討論或研究文 化與藝術時,把人類所創造的文化,羅列入「學術 地圖」中,很自然地把早先的文化項目,如語言、 文學、藝術、思想、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經 濟、醫藥、風俗……以及後來發明增加的,如科 學、科技、媒體……並列其中。——這個時候, 我們對「文學」、「藝術」因爲「錯置」,而自然 地產生了「誤認」,也就是有了錯誤的理解。怎麼 是「錯置」呢?把性狀與位階不同的項目並列,便 是「錯置」。當時我心中一震,我覺得我們沒有提 防,已中了「魔鬼」的惡作劇(也可稱爲詭計),

> 人們便已陷入對於「藝術」難 以回頭的誤解。人們旣然不知 道「文學、藝術」與「科學、 醫學、政治、工商」等位階並 不同等,我們就會認爲藝術只 是賞心悅目、可愛可玩,最多 是陶冶性情,美化生活,使人 生更優雅的文化花絮;科技、 工業、經濟、民生更務實,更 重要。這不全錯,但這就自然 加重功利主義的人生觀。此 外,我們在「學術地圖」中將 藝術與其他文化項目並列,對 藝術蘊涵人類精神價值的一

面,當然就不會有更高更深的理解,而且,旣然我 們已體認文化創造中那些器用、房屋、資產……是 現實人生之所賴,幸福生活之所依;戰爭時覺得武 器最重要;自然的資源與人造的物質是人生幸福生 活的基礎,是人生切實的需求與努力的目標。在人 生生活中,它們更爲重要,一點也沒錯,藝術當然 就是次等的需求。因爲藝術沒有實際功能,被忘 忽,被冷待,是很難避免的命運。但藝術是建構精 神價值的文化創造,沒有其他文化項目可以取代它

這個地位。簡單而言,物質可使生活幸福,文藝則 使人成爲「人」。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但一實一 虚,如果沒有健全的教育,什麼是健全的人,也很

藝術教育

我們生存、生活在「宇宙人生」之中,原先的宇 宙也即大自然,是肉體的人生依賴爲生的根本,後 來人創造了文化,增加無數物質財富與生活工具使 人生生活更安全、豐富、幸福。而人類創造了文 學、藝術,寄託了「價值」的追求,在生存、生活 之上,精神性加了冠冕,稱人文價值,是自原始時 代已開端。是使人遠離動物成爲人的標誌。人文價 值以人爲本。爲凝聚、培育、宣揚其精神價值,在 一切文化之外、之上,藝術超越了實世的功益。這 就是它被仰望、被尊崇的原因,也是它常被忽略, 被誤解的緣故。文學、藝術面對宇宙人生,創造了 一個精神上的藝術世界。它與整個宇宙人生遙遙相 對,所以它的「位階」不與其他所有文化並列。它 不是現實世界一切文化中的一項。而「藝術世界」 與宇宙人生(或稱爲「實存的世界」),最大的不 同,是「藝術世界」只是虛構,「實存世界」是眞 實,這也是使現實中人本能地重實輕虛,重物質輕 精神,重實利輕價值的原因。現代科技也有「虛擬 實境 」,它與藝術的虛構大不同,順便略加解說。 藝術的虛構是宇宙人生經過藝術家自己的選擇,主 觀的想像加上獨特的表現手法,創造了表達有思想 內涵與個人風格的天才創造。每一件可以稱爲藝術 的作品,不論是詩文小說或美術、音樂,都表現了 一個隱含人文價值的「藝術世界」。而「虛擬實 境」的來源只是現實世界的幻影,其中沒有藝術的 創造更沒有製作者的意念與個性。所以與藝術完全 不同。

因爲對藝術認知、理解的錯誤,也帶來藝術教育 的錯誤。我們中、小學有文學經典、作文、圖畫、 音樂等文藝課程,大體沒錯(不過,學校爲求升學 率,國英算常剝削藝術課,很不好)。而大學教育 分設美術系、音樂系、戲劇、舞蹈等藝術系所,是 大錯!因爲大學是求知識,是進而學術研究的重 鎮,絕非作家、小說家、畫家等藝術家培育之地。 大凡小說家、畫家、音樂家皆出自有特殊秉賦的天 才自己努力的結果,不是學校教育所可能產生。那 麼,我是否主張廢除大專以上的藝術教育?不!我 主張應大大擴大所有高等教育的人文藝術教育課程 的分量,而且不能當「營養學分」蒙混過關。但可 依個人喜愛選修;理論與習作並重。目的不在培養 藝術家,而在使任何受高等教育者應具有紮實的人 文藝術的修養,才能稱爲相對健全的人才,不會只 是工具人。

人人都應該有人文藝術修養

人人可以不是作家、畫家、音樂家,但任何受過 高等教育的人才不可以沒有人文藝術相當的修養。 這樣,以後才不會再有「大人物」上台爲藝術活動 致詞說:「兄弟於藝術是外行,但今天參加這個盛 會深感榮幸」這樣的自我貶低卻不感羞愧的人;這 樣還能稱爲「名人」嗎?

希望優秀的文科教師不再「爲伊消得人憔悴」。 好的社會要有一個人文藝術教育的大革命,糾正長 久以來高等教育偏頗的痼疾。未來,優秀的文學藝 術教師,將與電腦、統計學、工商管理等學科一樣 揚眉吐氣。「價值之學」與「工具之學」,在教育 事業一樣必須並存,應各有其應有的地位與需求。 將來,教工具之學的教師本身也有極佳的人文藝術 修養,這個民族將天下無敵;這個國家社會,將得 到羨慕與尊敬

爲了使全民素質提升,我認爲人文藝術教育不但 應納入大學教育必修課程,認真執行,還應擴大到 社會,設立許多公費的人文藝術教室(開文學、繪 畫、音樂、戲劇等課程)。利用各處公私廢置(或 新建)的空間,敦聘退休各科教授、專家來授課。 由熱心公共事務,有規劃、組織才能,對人文藝術 有見識的學者、才人開會研討,訂立宗旨、制度、 方法,不斷改進,成一套「人文藝術教室」的教 程,將來推廣到全國各地,這可成爲大國崛起,民 族文化偉大復興有力的輔佐。

可簡稱「人藝教室」,分各種科目,又兼授學科 與術科,作不同程度的層級分班,依成績定規範發 修業證書,可紀念或作應聘工作之參考。

這個提議可彌補過去長期不平衡教育(或可稱爲 偏枯的教育)的弊端,提升民族素質,也使棄置的 房屋、退休的人才、全民業餘休閒的時間精力,從 打麻將、看電視與手機的寶貴時間中,轉移一部分 到再學習的「人藝教室」中繼續追求上進。寫到這 裏,想起杜甫的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 下寒士俱歡顏」,一時間,興奮不已!想到中國已 有「基建狂魔」之美譽,對於人的素質的「基 建」,只要有體認,有決心,這個提升人的品質的 事業,比「一帶一路」與數萬公里高鐵,穿山過 水,改善沙漠、凍土,無所不能的偉大工程的重要 性,何遑多讓?

這個倡議只是一個夢想,不容易實現。但我堅信 人類社會若要徹底提升,讓人文價值引領人生,不 讓武力、政治、經濟主宰人類,這個夢想是唯一救 贖之途。有志者, 盍興乎來!

(作者爲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

青椒炒肉絲

望着剛放在桌上的小炒,青黃青黃的,冒着 油油的白煙,鼻子已翕動。夾起炒得軟皺的青 椒放進口裏,椒氣雄健,卻不霸道,鮮甜的泥 土、陽光、雨露,嶄新的滋味:「不太辣,恰 到好處,好味!」而薄薄的豬腩片,炒得乾 身,逼出油脂,有點口感,還有豬味,味蕾頓 時遍地開花。白飯,不是西洋碟子上牙尖嘴利 的粒粒乾硬,而是一線白弧滿在碗上冒着煙的 香軟絲苗。碟子剩下星星點點的黃油時,我蹦 出一句:「有史以來……!」妻子笑了,她總 是笑我形容食物的美味太浮誇;但這回,妻子 點頭,踏實的嘴巴流出一句:「有史以來最美 味的青椒。」

妻子對兒女話當年:「你阿爸好麻煩,去到 歐洲都要食靑椒炒肉絲!」在意大利人來人往 的露天市場:青椒炒肉絲;在奧地利街頭賣藝 人的歌聲中:靑椒炒肉絲;跑到鯨魚比人多的 冰島,終於找到中菜館:青椒炒肉絲。第一次 歐洲自由行,在巴黎繁華的旅遊區,夜燈艷 迷,而我已經「頂唔順」,不想再親近西餐、 法式麵包;妻子順我意走進裝潢高雅的中國酒 樓,一碗白飯竟要五十港元!啊,二十五年前 ——青椒炒肉絲。妻子終於「頂我唔順」,蹦 出一句:「夠了!我不想再吃靑椒炒肉絲!」

▲將休閒的時間精力從看電視與手機,轉

移一部分到「人藝」的學習中,人能成為

健全的「人」,輔佐民族文化復興

我小時候學切菜是不是從切靑椒開始的呢? 母親教我把按着食材的手指曲進指骨下,中節 骨頂着刀面,以免切到手指。母親把燈籠椒、 肉眼切成細絲,炒時加一點味精、醬油,美味 的青椒,一點都不辣。後來我在老家附近的中 學教書,中午回家,有青椒炒肉絲,總能吃三 碗飯,母親眼裏都是笑。所以辣辣青椒炒豬腩 不是我的「執着」——離開英國杜倫大學的東 方博物館,已是午膳時間。在路上問太原來 留學的女生,她禮貌地帶我們來到這中 餐館。染金頭髮的年輕女服務員說: 「沒有靑椒炒肉絲,但有一道小炒, 有靑椒、肉片。 」

結帳時問:「這道菜是什麼地方的 風味?」

「是湖南吧?」

出門時,轉身抬頭一看,飯店的名字: 「Happiness 2老地方」。這會是我日後重來尋 找幸福的老地方嗎?而我「烹調記憶」的老地 方:雙層床,水泥地,摺起又打開的方桌,簡 樸明亮的廚房,買菜歸家的鈴響,「得」的一 聲,暖煙,軟香,遠方的呼喊——食飯啦!

(作者爲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 授。)

字裏人間 ——

從巴黎先賢祠的右側沿着 Rue Clovis 向東 走,經過亨利四世高中(Lycée Henri-IV), 經過笛卡兒路(Rue Descartes),我和老師來 到了一幢大宅院的大門前。借助郵差派送郵件 時的開門鈕,我們成功推開了大宅院的大門。

可院內錯落的門戶,到底哪一戶才是正確

法國的地址,一般只寫某街某號,不會標示 住戶住在幾樓幾室。基於這個限制,我們甚至 連要找的宅子,是位於院內地面那層,還是座 落在樓層之中,也無從稽考。

時値午後,宅院裏要出門的早出門了,要 回家的尚未返家,整個宅院一片寂靜,即使 隔着門窗和牆壁,也能聽見屋裏各種的動 靜,包括挪動椅子的聲音,洗滌碗盤餐具的 碰撞聲,以及若隱若現的絮語。

我豎起耳朵,希望可以從這些聲音,辨認出 那把沉鬱的聲線,而老師卻開始爲我們隨便闖 進別人的宅院感到不安,建議說不如我們還是 離開算了,不要去冒昧打擾別人。

可是,若要就此放棄,我又實在有點不太甘

老先生今年剛好年屆八十歲,上次通電話, 他說每天除了寫書,其他時間都經常疲倦得需 要躺下休息。正因如此,我才特別希望讓老師

跟他見上一面。人生無常,能見上的,最好還 是盡量相見。

我開始想像自己隨便敲響一戶人家的門,如 果從門縫露出來的,不是老先生的臉,我會一 邊致歉,一邊說明來意,然後向應門的人打聽 先生的住處。宅院裏面的人,一定都會認識老 先生的,畢竟,能夠堪稱「不朽」 (Immortal)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在世上就只 有四十位,而程抱一(François Cheng)先生更 是唯一的華人……

許多年前,老師讀到程先生的《和亞丁談里 爾克》,深受啓發。後來我到巴黎留學,有幸 和先生聯繫上,並將老師的一本詩集轉交了給 先生。幾星期後,先生寄來了一封信,內附一 首手抄自詩集的詩作,着我轉交給老師。我依 約將詩作交了給老師,還趁着老師歐遊的機 會,帶着老師,潛入了先生的宅院。

然而最終,我們還是沒有敲響任何的門,就 離開了宅院。

緣慳一面,實在不能不說可惜,但二人的生 命,既然已在書作和信件的字裏行間,切切實 實地交匯過,那我們或許,也毋須感到遺憾。

(作者爲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 授。)



化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